



幸亏没有毛

1 黑妮

朋友要买 GUCCI 包。电邮扔过来:二十几个阿拉伯数字中间还夹着若干英文字母。

噢,是朋友的朋友要买。数目字及英文为包之密码。据云,按着密码搜索,必能锁定目标。

往翡冷翠市中心里头走,放眼望去,一片片名牌皮包的小海洋,且以 GUCCI 最为抢眼。尼日利亚、索马里的非洲兄弟们站在摊儿旁,一边张罗一边吆喝。“摊儿包”之质量不能说差,如非内行或是老用户,又有谁看得出个假来? 各国之间的商业打假虽然早已取得共识,行动力度且一再加强,可惜觉悟这东西跟诱惑过招特别艰难。意志一旦削弱,“扑通通”落到水里的不在少数。

人家朋友要的是正牌货,受此之托,得去翡冷翠,但丁碰上女朋友的圣三一桥头。当今众多女士们心仪的 GUCCI 店就在三一桥头斜对面。

GUCCI 皮包的密码被我写在一条纸卡上。貌似贵族的男店员手持纸卡端详了一会儿,得体地眯笑了:“得这么解读:前三个字母和数字代表产地;以下的三位数为类别,比如皮包,鞋或是底裤;再往下是款式、颜色等等。您卡上所指应该是个皮包,但从号码来看,为亚洲区设计师根据亚洲人的品味特别设计的。香港分店会有。”

回国经香港,正好顺路。香港中环 GUCCI 分店比翡冷翠那间大个十倍左右,店员拿着我递上的小纸卡一看,立即悟出其中的奥妙,他小跑到一面不锈钢磨砂门前,钥匙捅进里面“稀里哗啦”了一通,门就开了;保险箱里的一个布口袋被徐徐端出,又被轻轻放到柜台上;打开布袋,出现团团薄纸包着的一物;包袱皮纸薄面软,是既防水又透气的某种,优点之间充满矛盾,估计为 GUCCI 特制,专为妇女着想的包裹用品。纸被层层剥去,一小猪似的黑皮暗花包软软呼呼地卧在了玻璃柜台上,店员唱道:“一万四千元。”

速速打道回府,电至友人,将包的模样形容一番。

电话那边听真切了,却又询问:“包边上镶毛儿了么?”

毛——好像——没——”我使劲儿回忆都想不起来有。

北京的朋友顿了顿,说:“那就拉倒吧。”

回北京之前得先坐火车到广州,再从广州往湖南。一个大圈绕下来,要是这“不菲”的皮包跟着我,包上又真带毛的话,到了北京,毛儿还不七零八落? 事先说好包款由我先垫,那是以为不过若干百欧元。当真一万四千多,毛又掉没了,人家不要,我却如何是好?

真是幸亏没有毛儿。

时髦,有一点点累

时髦,赶在潮流之前,受人羡慕,得人赞美,因为表面优越而心生自得。但是,有时候,时髦也累人噢。托朋友买名牌,辛苦做移民,在衣着打扮的每一个细节上既要靓丽又要与众不同,等等。你怎么看? 本版摄影:潇潇



香水男儿走过来

2 万川

五尺须眉,整天抹得香气四溢、一路芬芳,对这种男人,你遇见了会怎么感觉?前不久接待一位从北京来的小记者,二十郎当岁,衣着打扮倒还是一副男人模样,可未待张口,打老远兀自送过一股浓香来,先“味”夺人。细瞅,两条眉毛细细弯弯,不像出自天然;两片嘴唇红嘟嘟的,怀疑涂了口红。嘿,一个男人,却带着满身专属于女人的情致氛围,那种感觉,别提有多别扭。

这位当然是一个极端,据说其祖父当年是京城名角,唱花旦的,捎带着把孙子也培养成了搔首弄姿的票友。从复兴传统文化的角度论,这也许是好事,但以常人的眼光衡量,免不了起一身鸡皮疙瘩,难怪当年鲁迅先生对男扮女装的花旦深恶痛绝。

曾听某女士断言:男人抹香水,是上档次的表现。这位也真够大言不惭,居然把香水当成了男人晋身的台阶。揣摩隐匿在其话语背后的潜台词,恐怕是因为洋人和一些白领男人都是抹香水的,而洋人和白领男人,通常比较有钱,比较富裕,是我们这个城市许多女人崇拜和猎取的目标,于是就比较上档次。由人及物,爱屋及乌,连崇拜对象的某些生活小节,比如抹香水,也追风见涨,一并成了衡量身价的标志。如此看来,某女士是把时尚的择偶标准当成了普遍的人品标准,用经济判断偷换了价值判断,属于崇洋媚财的一类,尽管拐了一个弯,但和坐台小姐醉里挑灯钓大款一样,抹再多的香水,也盖不住骨子里的恶俗。

洋人喜欢抹香水,习惯使然,确属实情,但抹得香气四溢,除了洋女人,洋男人也大多不屑。男人嘛,不管洋的土的,都应该内敛一点,含蓄一点,犯不着以身体为本钱,着力于“原始股”的多元开发。我到过欧美多座城市,记忆中还真找不出哪位绅士是溢着一身浓香来和我们酬酢交往的。甚至洋女人,公务时间也并不张扬自己的体味。公私有别,昼夜有别,在他们那里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。

近年来,抹香水的中国男人日渐多起来,不能说是坏事,但以“上档次”之类的昏话予以鼓励,岂不是错把肉麻当作了有趣? 闻香识女人是盲人的便利,明眼人有什么必要靠嗅觉来抬举“香水男人”?



就像移植树木

3 刘华军

什么叫投资移民呢? 拿加拿大来说,中介机构的广告中说,无语言、年龄、学历要求,最重要的是具有 80 万加币的财产,当然,这相当于 560 万元的人民币,是指国内拥有的资产,实际上要投资到加拿大的大约是 100 万元人民币,能符合这条件的肯定不仅仅是百万富翁,这些人到了国外以后,马上能买百万以上的豪宅、买名牌汽车,过着和当地有钱人一样的富裕生活,他们用的都是现金,令习惯于分期付款的当地人咋舌:这些中国人怎么这么有钱? 是啊! 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答的问题,钱财的来龙去脉永远是他们的个人隐私。

移民的目的达到以后,马上面临的是生活上的尴尬:这些移民海外的老板,一般都是先把妻子和儿女安排在国外,自己再回国做生意,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国外去消费,因为要把自己的事业一下子搬到国外不是那么容易的,摆在他们面前的路有两条:要么“老本”雄厚,不再考虑赚钱,留在国外享受天伦之乐;要么只能把家庭与事业分开,把自己变成一个经常飞行于两国之间的“空中人”。必须飞来飞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,因为按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规定,五年之中,在加拿大逗留的时间累计不能少于 2 年,否则好不容易到手的签证就要作废,这就是这里人们常说的“蹲移民监”。

留在国外的妻儿过着举目无亲的生活,虽然他们有房有车,有自己的律师和家庭医生,经济上也不犯愁,可是要融入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却不容易,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孩子的单身“留守”女士,就感到“彻头彻尾”的孤独和寂寞。有一位上海来的女士在电话里对朋友说她快成为“孤独”专业的博士后了。后来结识了 3 位和她处境相同的女士,四个人就整天逛街、购物、打麻将、酒吧聊天,相互诉说彼此的苦衷。

“移民也像移植树木一样,当你把一棵树木移栽到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土壤里,一定要加倍下功夫,多浇水施肥,它才会枝叶茂盛茁壮成长。”——一位移民这样说。



搬来搬去“星巴克”

4 啸尘

星巴克开在北京故宫,一直受到争议。

我不时会浏览凤凰卫视女主播闻丘露薇的博客。她就故宫星巴克事件所发的一些感想,我颇认同。她以为,如果星巴克是通过正常的投标方式获得在故宫的经营权的话,它在故宫的经营和存在就是合理的,是该受保护的(大意)。

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内,可以允许中国餐档在那里经营;美国各大博物馆周围,中餐店、摊比比皆是。为什么中国会为故宫进了一个小小的星巴克而这样紧张?

这让我想起去年到过的四川成都的锦里古镇。那里一边是豪华的三国演义菜馆,一边是各种民俗小店,再一边是一长街的四川小吃大排档。卡拉 OK 厅外,有皮影戏,又有古戏台。再转过来,就有一家星巴克。那是一家中国的星巴克,里面的桌椅台凳、屏风货架,全是古色古香的中国红木,可以说,它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有品位的星巴克,不像北京上海那种地方的星巴克,只会照搬美国本土式样,以为是洋,其实缺的是品位。因为有这样的组合,让我对锦里的感觉特别好。它有传统,有现代;有民族,也有国际。结合得特别自然,特别好,自然又从容。

在这方面,成都人有自信。他们面对外来的客店,镇定而自信,因为没有什么外来的餐饮业,能在他们的地盘上打赢过川菜,包括战无不胜的麦当劳、肯德基和必胜客,到了成都,都备受挫折。而再洋派时髦的星巴克,也不可能让成都人改变到茶馆摆龙门阵、一边掏耳一边搓麻将的习惯。所以他们敢于张开双臂拥抱星巴克:来吧,一起耍耍,你可以将我们城市变得更丰富美好!